

西藏有多远

□ 李朝全



一直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去西藏那片远在天边的神秘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但是我“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担心西藏地区的高海拔容易引发强烈的高原反应。我也不断地听说有人去了西藏，因为高原反应导致了严重的身体伤害。为了能去成西藏，我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进行体育锻炼，认真做好准备。于是，从2003年下半年起，每天下班之后，无论多晚，我都要乘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到香山脚下，背着书包爬一趟香山。开始时，我爬山速度较慢，爬得很累。日复一日，慢慢地，我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上下山也越来越轻松。大约半年之后，我背着大书包22分钟就能攀越2300个台阶，从香山北侧登上鬼见愁，16分钟就能从山顶跑下山。两三年风雨无阻爬香山锻炼，明显增强了我的体质，也让我去西藏的信心更加坚定。

2006年6月，在青藏铁路正式开通前夕，我专门请了年假，前往西藏。先乘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青海西宁，在海拔3800米的日月山先期感受了一下高原反应，似乎反应得还不算厉害。于是，在西宁休整了几天之后，我便接着乘火车到了格尔木，再从格尔木搭乘公交班车，前往拉萨。当时，按照公交公司的介绍，从格尔木到拉萨，乘坐这种老式的卧铺大巴路上大约需要经过30小时左右便能抵达拉萨。当时我便美美地想着，只要在卧铺车上好好地躺着休息，很快就能到达天边那座令我魂牵梦萦的日光城。

一路上，汽车带着我们经过了一个个陌生的地名：昆仑山口、可可西里、不冻泉、五道梁、秀水河、沱沱河……到达唐古拉山口时，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天气变得异常寒冷。道路两面的唐古拉山脉看起来并不高，但却常年为白雪所覆盖。这时，意外发生了，我们的汽车突然抛锚，再也动弹不得！在这前不着村后不挨寨的地方，我们不得不下车，等候长途汽车公司的救援车辆从格尔木发车，赶来接我们。司机给公司打通了电话，然后告诉了我们实情：从格尔木发车过来，需要等待七八个小时。好在汽车抛锚的地方，路边就有一家回族老百姓开的小店。店中央支着一只煤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壶热水，因此屋里并不太寒冷。我们一汽车四五十号人拥而入，拥挤在小屋里取暖。

此时正是凌晨一点，海拔5200米的唐古拉山口，气温骤降，屋子外面雪花飘飞。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海拔每升高1千米，气温便会下降6摄氏度。尽管平原地区的气温已经到了二三十摄氏度，而这里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几摄氏度。司机显然是常客，似乎跟店主也熟悉，店主看起来也很欢迎我们，或许他想着深夜有这么一大车的顾客“从天而降”，自己正好也会有一些生意，因此他把家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有的乘客果然在店里买了一些快餐面或者其他吃食，而开水则是

免费的。有了开水暖身，我感觉天也没那么寒冷了。

在等待了七八个小时之后，救援车辆终于赶到，这时天已大亮，太阳已经升起。

当我们终于来到拉萨，已经是第三天的中午。我赶紧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当我背着四五十斤重的行李包爬两层楼梯时，忽然感觉特别吃力。我知道，这就是高原反应了。

回到房间，放下行李，我感觉头晕腹胀，浑身不自在，身体十分不适。我意识到，自己一定是在唐古拉山口等车时受寒着凉了，于是赶紧冲泡了一包感冒冲剂喝下，然后躺倒休息。因为此前我已做过西藏旅游攻略，知道了高海拔地区，一旦感冒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一整天都待在宾馆里，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

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恢复了，前一天种种的不适全都一扫而光！我兴致勃勃地去参观了布达拉宫。

2006年的这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一些后怕。当时汽车深夜抛锚，好在后面接应的车辆及时赶到。同时我也提前做了很好的准备，因此尽管感冒了，或许还有明显的高反，但我居然没有发生意外，为此，我从心底里感到无比的庆幸。

当年，西藏的区内交通也不发达。我从拉萨去日喀则准备奔赴定日，去珠峰大本营观瞻日照金山——珠峰日出的壮丽景象。我们从拉萨租车前往日喀则，一路上道路都在施工，处处尘土飞扬，堵车严重，行驶不畅。从拉萨到日喀则280公里，这一段路就走了八九个小时，大约一个白天。后来，我回到拉萨，从拉萨去林芝，400多公里的路程，我搭乘班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米拉山口，也走了12小时才到达林芝。随后，再从林芝到了昌都，又从昌都乘班车，沿318国道到成都。11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四天三夜，一路上在芒康、理塘、雅安等地都曾停车住宿过夜。那时的318国道相当险峻难行，一路上基本都是土石路，尘土飞扬，特别是在经过怒江和怒山时，海拔从4000多米陡降到了1000多米，行车极其危险。我们乘坐的大巴车每行驶一两个小时都要停下来，司机不停地往四只车轮上泼水降温，同时让发动机冷却。一路上因为急转弯多，汽车不停地刹车，经常能听到车轮胎发出的焦糊味。到了下午6点，按照安全要求，都得停车住宿，不得夜行车。好在两个司机都是年轻人，车开得猛但又很稳，或许他们有常年开客车走高原的丰富经验，最终他们安全地把大巴开到了成都。

此次的西藏之行让我念念不忘。回到北京后，我当时心里巴不得第二天就能再次踏上去西藏的行程。然而，那一路上经历的艰险，过程里遭遇的各种困难，还是让我望而却步了。蜀道难，难

于上青天，而西藏地区的交通之难，或许比蜀道更难，那何止是上青天，简直就是“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

想想1300多年前，唐太宗派去吐蕃“和亲”的文成公主及其送亲队伍1000多人，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居然走了两年三个月，才来到了逻些（拉萨），与松赞干布成婚，由此留下了一段“人间都是故乡，有爱便是天堂”的人间佳话。

今年已90岁的李俊琛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她是脍炙人口的西藏歌舞《洗衣歌》的词作者，也是当年进军西藏十八军文工团最年轻的一名女团员。一路上，他们唱着歌跳着舞一边演出一边参与修建康藏线（今称川藏线）。缺衣少吃，天寒地冻，高原反应，滑坡泥石流，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一言难尽。雄关漫道真如铁，经过4年8个月，他们终于修通了这条著名的川藏线。为了修筑这条2000公里的道路，一共牺牲了3000多名军民。路修通后一年，李俊琛他们乘坐汽车，从拉萨一路欢歌笑语回到成都，竟然只用了短短15天，便走完了此前他们花费了4年多才修好的这条路！

忆当年，修筑川藏线，一路上要跨越14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包括二郎山、雀儿山，要穿越8条地质断裂带，而修路军民采用的却是铁锤、钢钎这样最原始的工具！他们居然只用了4年多的时间，便以血肉之躯，筑就了这样一条辉煌的英雄之路，也铸就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内容的伟大的“两路”精神，至今仍在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中国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顺利通车了。从北京乘坐火车，40小时便可直达拉萨。

2014年，拉萨至日喀则的拉日铁路通车，全程约250公里，城际列车最快只需2小时20分钟，时速可达120公里。

2021年，拉萨到林芝的林拉铁路通车，全程400余公里，最快的城际列车只需3.8小时，时速可达160公里。

如今，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公路总里程达到12.49万公里，绝大多数公路实现柏油化，高速公路不断延伸，一道道横空出世的巨大桥梁、隧道，让人们在穿越雪山、深壑、大河时更为便捷顺畅。从此，人们在西藏旅行，便可永远不再受雨季泥石流、滑坡、雪山堵车等的影响而打断自己愉快的旅程。天堑已然变成了通途。西藏，那片远在天边的人间的美景，已经让亿万中国人都敞怀可拥、触手可及。

今天，当西藏的朋友从拉萨到北京来，他们既可以花40小时乘坐火车，一路欣赏着不断变换的美景，从容悠闲地来到北京，也可以从拉萨机场搭乘民航班机，只需4个多小时便可直达首都机场。

西藏有多远？诗和远方有多远？北京到西藏、全国各地到西藏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近。北京、全国各地和西藏各族群众的心也连得越来越紧了。

这，是时代的变迁，也是中国的奇迹。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长征第一渡

万里长征挥手去，草鞋迈步忍辞家。于都落日津渡，陕北马头看曙霞。

红色苏区

云壑红霞呈异象，秋风浩荡拂西窗。狂飙再起等何日？三万天兵降赣江。

赞长江

万里长江澎湃行，沿途河水悉收清。激情一跃倾东海，巨浪滔天世界惊。

（作者系《诗刊》杂志社主编）



1978年，当大幕在位于兰州的黄河剧院缓缓拉开的那一瞬，仿佛一股神秘的力量升腾于舞台之上，那尊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舞蹈形象，竟获得了鲜活的生命。一晃，历经四十几个年头的风雨洗礼，今天，这部脱胎于莫高窟壁画的舞剧佳作，越发显露出其不尽的艺术光华，成为丝绸之路上不曾凋零的艺术传奇。回首过往，今天看着这部艺术光泽未曾褪色的大型舞剧，我们既感喟于这部舞之奇崛居然绽放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祖国西北部，更为它所打造的充满东方意蕴的壮美史诗而动容。

应该说，在当代中国舞剧的璀璨星河中，《丝路花雨》似一盏耀眼的明灯，以其独有的艺术意图、独特的审美品位及独立的创作手法，将敦煌壁画中的千年风华转化为舞台上的动人诗篇。这部舞剧作品不仅是艺术创新的典范，更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有力诠释，在舞蹈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剧情与结构的完整与精妙

流连于敦煌莫高窟，可以不时地看到以各种曼妙的舞姿为基本造型的画像，谁曾想到，这些色彩斑驳的壁画形象，居然成了舞剧的创作灵感源头。来自甘肃省歌舞剧院的编舞家们一行，感应着时代的召唤，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在壁画上那些静止的线条与色彩中捕捉到强烈的生命律动，进而以虚构人物“神笔张”蘸取矿物颜料勾勒乐乐天飘带的场景为序幕，展开了一场发生在盛唐丝绸之路上的精彩故事。在该剧三幕九场的结构中，主创们用梦幻般的场景串联起跌宕起伏的剧情——当强盗掠夺波斯商人伊努斯的阴谋被撞破时，神笔张挺身而出。这样的剧情处理，不仅巧妙地安排了不同地域文化下剧中人物的邂逅，更为观众铺陈开丝路文明交流的恢弘画卷。主创们并没有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以敦煌壁画作为灵感的源泉，编织出一个充满戏剧性与人文关怀的故事。剧中人物神笔张、英娘与伊努斯等人物及其关系，既有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也是丝路文明交流的缩影。这样的叙事策略和初衷，使舞剧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再现，升华为对文化交流、人性光辉的礼赞。

现场的观众，显然可以在交织着中亚香料气息与河西走廊风沙的场景中，看到主创们精心设计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丝路环境。女主人公英娘的“反弹琵琶”经典造型，以莫高窟壁画为蓝本，通过编排独特而得当的肢体动作语言，带着观众穿越到盛唐的集市。她那个妩媚十足的“S形”舞姿的流动韵律，明显是源自220窟唐代乐舞壁画“勾脚出胯”的动态，这也成为剧中重要的审美亮点及看点。主创团队在“敦煌学研究”的成果中获得感悟，并进而转化为舞台风物。敦煌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为艺术创作带来最为直接的推动，无论是宏观的如背景、环境等景物，还是微观如具体的细小饰物，均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的心血。

于是，《丝路花雨》以艺术生花之妙笔，将敦煌壁画的凝固美态转化为生命韵律的流动，在独有的意境与完整的结构中，用鲜活的肢体创意完成了对丝路文明的诗意重构，让千年文明在舞台上重焕生机，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启示。

舞蹈动作的美学范式追求

在创作手法的艺术表达上，舞

剧《丝路花雨》无疑展现出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充沛智慧。舞剧以虚实交织的叙事方法，成功地将敦煌壁画的静态美学转化为动态舞姿的丝路文明长卷，在驼铃声与乐舞韵律中，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对盛唐丝路贸易，以及艺术交流的全景式再现。

舞蹈动作从壁画上的静态到现实中的动态，显然是这部作品的一大成就和突破。这种从“图”到舞的方式，在眼下的舞剧创作中，已经是从之者众。而《丝路花雨》在此环节上的深入思考与成功实践，无疑值得在回溯中继续咀嚼，其在动作解构、风格融合与叙事表达上呈现出的鲜明创造性，始终具有引领意义。

该剧在舞蹈语言上得以成立，需要解决双重挑战，一是由“静”到“动”，二是准确刻画人物，而该剧获得成功的两大经验在于：体态基因的提取和动作逻辑的活化。编导们紧紧把握住了“画中动作，动中见画”的编创出发点，让该剧在以中国古典舞“身韵”为内核的基本动律基础上，融入西域民间舞的明快节奏，再创造出唐代舞风（如胡旋舞的动律等）。所有这些处理让舞蹈动作既能体现出“大漠孤烟”的西部雄浑意味，又兼具“反弹琵琶”的柔媚与灵秀，突出了东方的审美意趣。编导们用这样的动作理念来塑造人物，力图让动作成为情节推进的核心载体，尝试将具体角色的个性动作性格化，烘托情感的视觉化效果，这些都成为该剧在动作发展层面上的有效经验。特别是用三维再现的手段，通过群舞演员的阵列变化，在舞台上复现壁画“经变图”的构图，进而让舞者以阶梯式站位与飘带的层叠舞动，努力还原壁画中“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灵动视觉效果，群舞“飞天”的段落给人留下难忘的欣赏感受。而在“千手观音”舞段中，众舞者通过镜面反射形成壁画般的对称构图，饱满的艺术意象确保敦煌文化精神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当代转译。

除了舞蹈部分，该剧在其他的创作环节上亦称精良。比如音乐的创作就富有十足的创造力。作曲家把汉唐古乐、西域民歌与波斯曲调都纳入到表现视野之中，特别是将琵琶曲《月儿高》作为主题旋律的基调，让观众获得了时而婉转时而激越的听觉效果。这些旋律能够紧密配合舞蹈的动势，视觉与听觉共同完成了人物塑造和表现的任务，进而形成了视听一体的综合感染力。同时，服装与舞美设计也很出色。盛唐气象与西域风情有机结合，既忠实地表现了历史细节，又为舞剧赋予了现代的设计感，极好地配合了该剧的视觉输出。可以说，如此的审美取向，既满足了当代观众对传统文化浪漫想象的需求，又传达了悠长深远的特定历史人文风韵。

“敦煌舞”从此确立

看今朝，舞台上的“敦煌舞”早已是蔚成风气。但这种动态独特的舞蹈形态，是自《丝路花雨》出现后才慢慢获得业界认同并最终得以确立的。也就是说，《丝路花雨》在中国舞坛上成功开创了在舞蹈风格上独树一帜的“敦煌舞”及其舞蹈语汇体系。

在该剧的编创过程中，编导们深入研究敦煌壁画中伎乐天的肢体形态、服饰线条与动态韵律，富有创意地提炼出敦煌壁画中静态的“S形”曲线、“三道弯”造型和“反弹琵琶”等经典姿态，并通过舞者的身体呈现进行静态舞姿的活化与重构。应该说，大家熟知的“反弹琵琶”舞姿，并非简单的动作模拟与复刻，而是在动态中尽可能地凝固住壁画的神韵，进而将二

四十余载琵琶声 ——透过《丝路花雨》看敦煌 丝路飞腾敦煌舞

□ 江东

维画面升华为三维的艺术呈现。

对于古代舞蹈的复原工作，毫无疑问，敦煌洞窟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活体资料库”。画家吴曼英女士对相关舞姿的描摹，从“量”的角度归纳出一定的动作规律，这为该剧的舞蹈编导提供了最为直观的镜鉴。创作之初，作为主力编导，刘少雄终日苦对285窟西魏壁画上“供养人舞蹈”的图片而不得要领。经过数月的潜心研究与反复尝试，他终于破解出了“扭腰出胯”的核心动律。这一关键发现，为敦煌舞动态的确立给出了重要答案。从那一刻起，源源不断的具有敦煌舞性质的舞动及姿态涌现在舞台上，进而成为今天人们审美多元选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第一代英娘将这套融独特性和典型性为一体的动作体系搬上舞台时，中国舞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到来了——首个以地域文化命名的古典舞种“敦煌舞”宣告诞生。如今，英娘的角色已经来到了第29代，敦煌舞的舞业大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壮大，如此这般的进取和努力，让人唏嘘，让人赞叹。

一脉舞传四十载，翩翩飞天敦煌来。47年前那部在兰州黄河剧院首演的舞剧《丝路花雨》，今天已经走遍大江南北神州内外，用舞影显着古老壁画的生命。透过《丝路花雨》看敦煌，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从来都不是戈壁深处被遗忘的过往，而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无穷的生命图景，会如《丝路花雨》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绽放出自己独有的文化光芒。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